續古文辭類纂

書類四

張石州與陳頌南書。

先生以直諫聞天下天下仰望風采以一瞻顏色爲幸郎如悠鄉人士素木强不工應酬今且籲爲先容通刺宿謁盜名難副詎可不力自振厲慰天下仰望之心乎竊見先生年來日以招呼名士爲事苟有聞於世必宛轉引爲同類從無閉戶自精讀書味道之時穆蒙不棄不四五日輒示過乃不聞以新知相貺所談者皆泛泛不關痛癢之言何以自了深爲先生惜之當今天下多故農桑鹽鐵河工海防民風士習何一事不當講求先生富有藏書經學既日荒廢治術又不練習一旦畀以斧柯亦不過如俗吏之爲而已古今必無徼倖之名臣循吏也願稍斂徵逐之迹發架上書擇其切於實用者一二端窮原竟委畢心研貫

一事畢更治一事然後於朋友中明白事理如印林伯厚比者相與討論之如此則取友自然不濫他日出而宰世亦不至貿貿而行令人有言行不相顧之疑也度今天下更無以直言責執事者過承厚愛故敢竭其狂瞽惟亮詧千萬

佩佩而誠今日交道中豈復有此

龍翰臣答張芾卿書。

夏間承賜手書未及作答比蒙再書存問甚愧甚感藉悉侍奉萬福秋試又被屈抑殊爲悶悶然某爲吾子計自有其遠者大者又安見他人之得而吾子之爲失乎比來閒居何以自適儻能游心於道藝之林是所企望竊嘗論吾輩所以俛焉日有孜孜者非惟誼當如是亦借是以鎔聲色貨利之緣使此心不至於外馳則所益固已大矣足下

以爲何如某今歲未得外出亦無所憾但目前不能遂迎養之志而長安薪米之費復不能不累及老人惟此爲歉然耳於讀書之計則甚得也近閱經籍稍有領悟惜不得良友一印證之大作詩律乃更老於前亟欲作和以信急不得就下次遞中再呈前歲奉使粵東頗有所作爲門下士栞付剞劂今輒奉呈一部如能指其疵病甚感幸也

中數語能覩其深非眞讀書人道不及

龍翰臣致馮展雲侍讀書。

前奉手書諸務叢集尙稽裁答然每念肫然見愛之誠與般然下問之意未嘗不縈回於中而不能自已也計維職業淸閒詠歌不廢竊甚羨嘗謂人雖至促迫之時亦必有一二刻之閒可以安坐讀書今之居館職者終日翛然物外無世俗之事關其慮於此而猶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

敗之蹟與夫禮樂文章之用以備他日當路而可以自見者此與凡民之倘遊者何異然此何足爲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務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貴耳治經自是學人第一要義而求其有裨實用則史籍較經籍爲多荀卿子曰欲觀後王之蹟則於其燦然者已今之史冊是也經術因不可不明然行之貴得其意如徒拘於章句訓詁則是俗儒之學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於世則如井田封建用之於古則治用之於今則亂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空談經學者正如夏鼎商彝無適於用要惟約其理而反之於身因以推之於世而不泥於其迹者庶有當焉然則今日之學亦先學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爲無本之學又中廢而不克自振今僅用之以教人倘支絀不足於用則與日之施行於世者可知已因閣下殷殷垂問故不揣

其思而思有所贊於左右焉

龍翰臣致曾滌笙侍郎書

月初六日專人還接奉手書知前件遠蒙關注其此事實出於萬不獲已寸心可以對天地質鬼神蓋世之所謂謹默畏慎者難免不以爲非要亦不足聽瑩也數十年來士大夫以含容爲忠厚以寬大爲美名如有持正不爲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見其僨事而不肯得罪於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肯曲從夫清議夫不忍於一人而忍於百姓不忍於同僚而忍於吾君其爲害詎有極耶天下事所以流失敗壞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輩有以釀成之也某平生實不肯以苟論繩入即今日作鄉紳亦不肯不爲地方官設想如使我當之而力不足舉其事者斷不肯責望當局今日吾鄉之事實爲此一二人所敗如使盡其心

力及早爲之雖庸才亦必有以自見受人之牛羊而不爲之求牧與芻且驅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憂徒束手號於衆曰吾無才則當受牛羊之時何不皇然自謝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於無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難也而忍從而欺之顚倒是非有無直以爲旁若無人者彼其心之無君亦已甚矣某雖不才蓋亦廁身士林略知大義目擊其欺君害民之事實覺於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義則爲春秋時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王人而與公事烏可以此爲例又有謂所言雖是但惜其晚而於事無益某則謂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見效如謂晚而無濟則他日言之更屬無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賦性愚戇惟正直二字自謂可以矢諸神明嘗謂好惡如有悖於大公者則生不可立於 大清之世

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廟執事所謂邦之司直者庶其聞而諒我乎北事承於續函示悉感荷以後如有所聞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設想吾輩為一日臣子便當盡一日職分　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撥亂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駐臨匪逆鄉封受庇瞻望風采企羨無窮

龍翰臣上梅伯言先生書

伯言先生閣下憶前歲春閒蒙賜先人陷幽之文當即肅復敬申哀謝道遠未知何時得達比逆賊踰嶺出息耗益梗不通聞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詩感懷末由奉寄嗣於新之方伯處知先生已脫賊自歸移家黃墅為之欣忭者彌日會粵西土匪益熾萃於集鄉兵籌團費終日卒卒脣吻枯燥遲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與違難噫氣填胸膈閒因自戒執筆恐發攄太過以益時忌故不能以一函詢

近況道款曲然依企之誠則未嘗一日而置諸懷也伏維遯迹休閒與居安善金陵異族偪處聞數十里外村落尚可安居未審近復何如憂患播遷之餘以道自勝親近圖史神明不衰固當為先生祝之耳近年變端殊大非前時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書書已言之艮佩深識遠見抑某竊有進者姦民固非重州縣之權不辦今州縣雖無權然察一結盟聚黨之姦民固力有餘也特上之督撫不肯擔代處分又樂以容忍欺飾為事有一二能辦之員且多方駁飭之使遂知吾意而不敢為然督撫亦非真以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寵視疆場若無與苟及吾身幸無事他日自有執其咎者又上之則有宰相風示意旨謂水旱盜賊不當以時入告上煩 聖慮國家經費有常不許以毫髮細故輒請動用由前之說固非古大臣

之所以事君矣山後之說其所以防冒濫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辦盜逮其潰決則所費者愈多爲督撫者類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遷擢不能不藉助於宰相如不諮而後行則事必不成而有礙是以受戒莫敢復言蓋以某所聞皆如是也金田會匪萌牙於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時已微知之彼時巡撫某公方日以遊山賦詩飲酒爲樂繼之者猶不肯辦盜又繼之者則所謂窺時相意旨者是也當其時馮雲山韋振胡以洸等蓋無人不爲本地紳民指控拘於囹圄者數月府縣以爲無是事也而故縱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於桂平之紫金山紳民知必爲巨患集鄉兵千餘自備口糧器械欲往勦捕具公揭於道府但請委員督視使知非私鬭而殺人得免於抵償蓋其時粵西初有團練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顧置之不問

紳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補知縣薩某應之而夫馬又不時給委員因逡巡不去賊聚黨瞬至巨萬團練弱且唯官兵之莫爲助遂擧撒手而賊勢滔天矣蓋某所聞於官中者如此此此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天下州縣多矣即一省不下數十百餘安得盡賢者爲之惟督撫得人則州縣不期而自治督撫不肯欺蒙　皇上則州縣亦必不敢欺蒙督撫此其勢然也竊謂如先生之論使州縣得人爲御史固足以激勵人材而建白不至爲空言然列薦牘而上之者督撫也如使他人薦之恐非時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於督撫州縣雖賢安能違其意而自致於高明哉惟宰相實有抑揚督撫之權督撫皆得其一言以爲重勢之輕重故從古天下之治亂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粵西之始禍可覩已此蓋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說

以爲世變先生其然之否耶數年里居因團練事時與官吏交涉竊見今之所患有甚於昔殆親見前人覆轍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誤再誤則爲憂更大去冬曾據實瀝情入告　廟堂初意極爲愼重浸淫爲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賊勢滋蔓凡鄉團之良如唐子實輩皆敗不肯出某於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蓋某之所以出處進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盡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陽將取道襄樊以達秦中謁見座師王雁汀中丞擇便地安置老弱再圖北上今之時勢談何容易況以空疏無據者爲之其能有萬一之濟耶儻容隱居奉母媮得一寬閒寂寞之區則私願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辮髮侍耶一軍居然近今豪傑觀其起事之始其氣足以吞川瀆撼山嶽而棊下人才亦皆

一往無前陵厲蓋世宜其有以攄囚須而吐氣也然自九江而下賊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蟻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窺測則恃蒼生之福命爲之滌笙到此則更爲其難矣前歲感懷二律並今歲立春日寄懷近作附錄呈正先生文集曾否刻成便乞以一帙見寄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哀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墓誌黃个園傳皆與焉頗有集隘不能盡登之憾此外月滄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共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釘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貲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日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常自笑且自

惜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道遠書何能悉

龍翰臣答羅生書

自歸後一接手書知侍奉萬福甚慰省垣人事紛擾不暇作復既念足下書豈可不復者况僕又有不能已於言者耶方今友朋道替心非面諛所言都非由衷之意位望稍以懸絕便不敢一加訾議或向人前稱述過失用快已意而相見乃莫肯一言此固其人之驕傲怙惡有以致之亦非朋友忠告之道也足下乃勤勤拳拳能指吾所不及並告以持正用人之要此固僕飲食夢寐所不能釋而他人所習之而不及知知之而不能言者不圖足下一旦傾寫肝肺相愛之甚至於斯極也其為惠豈有涯量雖然君子之於朋友也不責以所尚難責因事以察其心而知其

萬不獲已之意方今人心務在趨利不知有義作事不求實用但務虛名者比比皆是僕在此力求矯正便已動相齟齬不知者謂爲氣量褊狹事事與人爭勝然能諒其心之持正者固不乏也此亦足下所夙聞尚以我爲盡力周旋者何事耶僕則何所嫌疑顧忌而周旋何人也又謂有論列於當道大臣之前不免稍存趦趄囁嚅之態僕於不知已之前不欲盡言者則有矣至其推心置腹以端人待我者固未嘗不慷慨正辭也僕於官何所統屬而有所畏避而不敢言耶至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不當言者又可盡責之僕耶譏使貪濁之徒屏而去之此僕之所能然能保其人之不出吾門而已其出於他途者吾力能抑則抑之不能抑則以術箝制之使無害於大局欲盡鋤而去之固不能也鄉邑雖大人材可一二數聞有備員從事者

不以措之重地僕居鄉無尺寸柄徒以當道信任甚撫通省樞要事又不無分任豈能悉聽指摘所指天誓日力求無負者惟公正二字此心未之或忘而昕中雜持匡助自問亦復不少顧其中之委曲則豈能人人告之外間物議亦所當然至於怨者之口固不必論也然聽言者又豈可略觀大意便謂其說可據如謂某有不善便當求其事以實之其事果實又須求其致此之故有迹非而心則是者猶當諒之豈可據空談之一言一事便謂其有所不足哉不知足下所謂物議者亦曾察之否近今朋輩好為高論置身局外侈口譏訕覗斯世無一可意及引之當局噤不發一詞如是者僕實恥之願足下勿蹈斯習僕在省中號為以苛論繩人然必此心所萬不敢出及畀之我而力能舉其事者始敢議他人所不足反是者未敢出諸其口也

足下之更歷天下事稀矣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歎願他日無忘斯言若乃吾道不行拂衣徑去此士君子立朝者之所爲僕今日居鄉何遽至是且僕非不願爲高蹈而有戀於此此也獨念上自　九重聖主下及地方大吏孜孜以此爲事與日播之國史傳之遠方鄙人當局或不無萬一之助夫不樂問足下之言則可置之不辨辨之詳且欲貢徵其事僕之有意於聽言而非敢於怙過也明矣繼自今有可言者願足下言之勿忽承安事非筆墨可盡入春來合門自老母以下各平安念足下不久當來故不具白

龍翰臣復唐子實書

子實四兄足下圍城中屢接惠書極知尊人暨賢昆仲捍衛之勞中有不待書而始悉者則於平日固已信之也使吾鄉團練皆得如君輩者爲之足制逆賊有餘勢固難盡

如吾意耳嗣有四鄉聯團之議會泐數行奉達倉卒中詞不逮意復承足下惠書反復辯論深維其事之不易而究極乎所以集事及古者用兵之法高識遠見匡我未逮雖至愚不敏敢不敬佩然某竊維今日之團練與用兵者道不同兵者朝廷有糧餉以給之而專為民衞者也團練皆鄉民自食其力一旦臨敵責之以必死而要之以不逃此非平日以恩信結之臨事以忠義激之雖頗牧為將猶未可也豈鄉大夫德化所能及耶必如君家父子兄弟督一團之眾以身率先誰敢不從然使四鄉皆如此亦未可矣又各鄉所謂團練者雖名位卑甚實皆吾輩等夷或其齒有與吾父行者如此而罰之其任受耶雖公議無所逃不過使之避位而止而暗中主謀嗾使力足以壞吾之事吾又何以扼其吭而制其命耶環顧目前欲有助吾聲勢者

以孤立之身而犯鄉黨不韙之名雖至愚所不肯爲力亦不能爲也至團長團丁見賊逃者遂將論以軍律此於情理事勢皆有所不能又不在紳士之無權也今之軍營賞罰何如者果能賞功罰罪則此賊何足辦安得區區之團練爲否則獨不畏此刁滑詭譎倖功避事之徒有以議其後而撓吾法耶足下毋欲吾罰不公正之團長一二人請試思之將何以爲罰如罰之而不行誰爲吾助而使之終致吾罰也嗟嗟子實天下事固未易言士生三代後卽使乘時得志其能不委曲遷就而欲徑行其意以求事之有成者亦寡矣況吾人欲有所爲於鄉黨之間耶雖有不得志不當以枉道論此非好爲苟且之說以自便也至於凡事須求實濟此更不待言足下亦知某於平日非好爲虛飾者乃今不能不以此相責望顧此間亦籌之熟矣苟欲

從實則如尊諭籌經費製軍器自軍興以來　朝廷竭天下之餉以供轉運贍兵勇之不遑又安所有餘以贍吾鄉兵且鄉兵誠無望　朝廷養育之理則仍不能不責於四鄉之捐助將若慳嗇之區所得幾何竭其力僅足以製器械耳有器械而不練與徒手同至於練則費不可勝言矣足下能以其鄉先之而期其事之可必集耶苟不能如此則所謂明訓練習坐作備糗糧築關隘者今皆不敢遽言某於古人兵書非竟不寓目即宋元以下言鄉兵者不下數十家閒亦瀏覽一再非有所遺忘而置之不議也謂議之而不行則空言不如其已也足下乃謂有章程與無章程同前之章程誠爲未盡然篇末已言之矣今所定有加詳者而於此仍未敢切實道及事有甚難而行之有序省中總攬全局與一鄉一團之事不同如使稍有隔閡則令

不行人不信且又蹈虛而無實之咎也比歲以來吾省之爲團練者數十州縣得力者未易一二數其所爲章程吾皆得而讀之俱無新奇可喜高遠難行之論今采錄分爲若干條足下觀之其以爲然耶否耶盡耶猶有未盡耶有見及者無嫌增損一二其不能通行四鄉者則不妨存爲貴鄉科條要使人易知易從而仍不忘乎毋事踏實之意而已然則如今日之所爲敢信其有效乎曰烏乎敢知其無效何如不爲知其難爲何以不去曰勢有不得已也朝廷之事可以去就爭鄉黨之事不可以去就爭某自任事以來人之以此相屬者未嘗不汗發色變與鄉人當道談者吾皆俛首斂氣出之無幾微自得之容誠萬有不得已也今日之事將因一鄉而累及一邑因一邑而累及一省此非有人維持調護之則外軍枕戈被甲之士抑鬱不揚

某在局中自信所補非無毫髮而名聞所失幾若邱山氐巧於自謀者不肯爲而姑隱忍以就此者家國之義不容徑去盡吾一日之心以求一日之效而已見今餘盜潛匿士寇橫滋壯勇之散遣無歸者所在剽掠卽逆賊不來而可慮者甚眾及今整飭庶以消患未然抑所謂不得已而慰其次也足下如以爲然願勉之毋忽

團練之難以有爲此文與南屏黃特軒傳可用參詣楚軍終成大功以出境剿賊仰食公家也湖南集費較易於廣西而先生名位又次於文正是以事勢懸絕若此

孫子餘與郭筠仙書

筠仙尊兄同年閣下春間一書諒達左右軍中勞苦甚深馳企自兵興以來賊蹂躪半天下守土之吏行間之士與夫團結鄉兵州縣之豪儁下至匹夫匹婦執節守義臨難

不苟免者所在而是國家設立史官文武之士歿王事者不患無紀泯然其人皆名位尊顯又所據僅部旨章牘其所不及雖奇節偉行弗詳焉蓋事之闕略爲不少矣況於一命之吏偏裨之將匹夫匹婦之賤欲望姓氏登於簡冊不亦難乎夫致命遂志知義之所在而蹈之一瞑而萬世不視安有於後世之名然有志於扶世翼教者當求之崩離放失之餘不憚委曲反復表而明之蓋效忠伏義之人皆天地清明之氣之所寄而生民至善之性之所發見人之所以貴者由此紀之於書以見天理之在人雖顛沛流離未嘗一日而息以之磨鈍厲俗垂天下之大經立萬世之大防古今之通誼不可曠而廢也古之爲之者如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之徒其人皆魁閎鉅儒其文章皆有法度足以信於今而傳於後苟非其

人莫或與焉然竊以爲著書傳世才有及與不及若夫好善而慕義則人心之所同我而曰非吾所敢與人亦曰非吾所敢與將聽其若存若亡於天地之閒後雖有司馬子長班孟堅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者出從而求之則日月久矣訪之於人而傳聞或異辭求之於書而十纔一二其詳略真僞又未可猝辨雖欲爲之孰從而爲之徒使忠臣藎士魂魄遺憾千古耳　國家涵育天下二百餘年教澤入人之深至封疆有事而蹈義者之眾不得比隆前古豈非當時之人之責後之論者所爲太息而以爲羞者哉僕之所以有意雖其才之不及而不敢以爲無與焉者此也往者英吉利內犯其時使節之臣如定海之三鎮與淞之陳忠愍當時能文老士皆樂爲之志銘傳讚推揚而發大之今之奮身艱難飲鋒刃而履水火其蒙難之烈有倍

於昔日而如三鎮陳忠愍者至指不勝屈豈可不為之推揚褒大聽其若存若亡而漠然不動於心也乎常欲求其人而得之求其事而觀之荒山之中限於聞見聞軍府有采編凡殉難者之事蹟皆得具焉求其書久而未得儻命人寫以見寄使得有所據竭精畢慮作為文字俟能者加潤色之其於　國家教澤之盛忠臣義士之烈君子扶世翼教之志或不無稍裨焉臨書不勝惓惓

吳南屏與楊性農書

前承委點校大文負恃愛好輒竭愚慮惟無以仰稱高明之懷而妄肆訾議是懼不謂過蒙鑒許以為麤知文事重復增寄巨稾手教諄諭以古人居喪不廢講學之義敏樹近以小祥在廬下未遂輟棄文史也而於性農深推謝之可乎敢復妄有商訂伏惟寬諒而覽究之幸甚竊惟古文

云者非其體之殊也所以爲之文者古人爲言之道耳抑非獨言之似於古人而已乃其見之行事宜無有不合者焉今性農之文於古人之言庶乎近矣雖然竊獨有所甚疑而以爲未至於古人之爲者則送陳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農豈有求託於吉安假光寵於吉安者性農非有求託於吉安者非假光寵於吉安者其親賢善友而欲借之於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農學於古人則當從孟氏之道立身名於時而今也師宋鈃之餘教以强說爲高行無益之謀而滋俗人之議甚可怪也不觀孟子乎孟子陳先王仁義運天下如反掌當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澤於人至無窮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禮焉弗往見也其人苟自可就見者雖先禮焉猶弗見也孟子豈不欲以其道救當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則道不尊雖日持

道以强語於人猶闇投夜光而遭按劒於世世奚益而於己甚傷故弗爲也夫當世之人稍貴達者其庭下趨走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無有異者故其居己甚恃而視人也甚輕亦勢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氣故已盛矣性農偶道長沙與之舊識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謁而終往造焉則何怪他人之譏議也性農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驟高不至簡禮於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棄之也則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來也將進我以善也我之官位不足以驕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則性農待彼誠過而所以自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豈一端而已其於世人豈能無受其非詆要於嫌疑之際尤有可以自處者焉嘗怪韓子之言道必稱孟子孟子不見諸

侯而韓子促數呼號於當世大官之門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於官宦無鄉里之業以資其生爲韓子計者不如是則家口數十將窮餓以死韓子以爲餓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節故遂往求焉然猶大聲疾呼之高自期許不屑屑卑乞豈不以其所爲若是者且貶語志而乏吾氣哉然則韓子之心可謂甚苦而其事猶可以無譏焉若夫君子將用其所學以博濟一世之人則必曰請之而後告也求之而後與也道未有不出於是者矣故嘗試論之今之世朝廷設科舉以待士士或伏處巖穴養高名以待徵請雖近於古究之於義則未然也何則科舉之設上之人固請而求之矣雖公車十上君臣之義猶無害也至於諸公貴人之交遊竊以爲不見之義當在於此其或窮困待館穀以活身家則韓子之事可擇而取焉其他

則非吾之所敢知也性農往在京師以親賢取善爲名高名士爲達官者交之殆徧識者遂有名士經紀之目其言徧於人人辱相與商治古文當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遂吉安序極論之伏惟鑒其狂愚少留意焉梅郎中所撰先墓表謹錄奉覽所諭卜地毋惑風水之說敢不敬承溽寒惟珍重不宣

吳南屏上曾侍郎書。。。

甲寅三月偪郡湖上倉卒分張根事不可復思當時敏樹逃死急走入山深箐叢薄中日躑躅咄咄忽探頭見人而湘潭之捷有見告者此天之終授先生以事也其秋先生驅賊偪郡遂復武漢軍勢甚盛大功垂就而潯城少北梗塞至今閩諸道路先生之忠勇悲憤幾不顧一世歷覆之憂矣伏爲兵事反復多端國之撫人民之無恃非先生孰

匡北大難者竊以從來盜賊之禍皆有非常饑饉爲之驅合天之所助非人與謀而數年以來賊雖未除而風雨時調年穀更豐歲民之樂禍者有悔於其心而務從者多自出其從義之鄉民爭願奮於行間見死而不畏沮此豈非天之所爲邪然則雖軍餉紬端萬計艱難而將之必平賊之必滅其可知也先生道義文章高絕今世而前日立朝之風天下人所仰望而欣喜者固足以樹立千秋矣文遂驅氛埽逆赫然成此中興之功釋甲解鞍還歸廟堂究睹俗之患源振海內之昏傲其爲鴻名巨烈豈三代下人常常覩見者哉敏樹材薄質衰不敢圖附青雲猶冀以寬閒無虞之日月盡意文字間紀述歌謠稱盡見聞悲喜之實蓋時之方昌雖一二小儒文墨之氣必不汙雜淫厲而益有振興隆上之風漢唐中興之時是也願以此自效且以

仰慰於先生先生軍書之暇亦希有以教之

自記曰此文似柳子厚蓋無知之者

吳南屏已未上曾侍郎

頃者恭聞先生大軍已克景鎮定江西將移師防川還駐楚境敏樹於湖上瞻望前旌有日矣而楚南之賊先以聞風敗遁各路諸軍皆將隨先生以共清皖省圖復金陵聞此尤爲喜躍計先生大功之遂成而果爲古今所未有如敏樹所日夜禱祀於山中者也自湖上先後兩次奉謁以來雖以駑怯未獲受事於左右其心蓋無日不若隨侍於舟中之坐每聞傳有捷報及憂危未免之事無不竊竊同之而未敢輒從人一通賀慰蓋功名形勢之會一世之所趨求宜有所避以謝於不知而妄意相與之徒謂其獲交寵於大君子之門而能爲之驅走者此固先生之所不繼

也而舍甥王慶季前歲嘗蒙恥一求供役竟蒙在驅使之
未銘感在心豈勝言諭茲有友人學博楊君鴻烈乃前數
歲所欲爲今世人才起見欲一通之麾下者此君往與芸
臺篠岑皆爲密遊兵事初起嘗從江忠烈戰長沙湖北閒
其人名字或亦先生之所宿聞所以遲回而不敢遽言之
者有故篠岑已有書道之無用申說要之其人自是負氣
性男子自其早歲讀書卽喜談兵習武事欲以雄奇功迹
顯見於時而遭時多事諸庸懦書生皆奮興此君獨困厄
至無聊賴以自存豈不可歎也今便前詣軍門儻許加察
而一試之幸甚幸甚皷樹於先生本不宜以形迹自外獨
自恨無當世才不能附從以自達記往歲都門嘗戲相比
許有歐梅之目先生命世大賢何止歐公乃皷樹於聖俞
亦未欲多讓之頃讀宛陵集見其閒與歐公唱酬多至不

可數不覺慶卷歎息蓋使敏樹得相從幕中承講論道藝之暇亦未必不以寒陋之姿盛邀奬飾非止誇今世耳目且以炫耀將來徼幸於無窮也而其事與古人有異即敂不欲同之坐此落然不常合并豈非命耶篠岑非寄先生所爲歐陽生集序中於鄙薄亦許在名流之次而妄見所疑於古人者乃竊與篠岑論之彼書間已寄呈左右使入惶懼慙愧之極然先生此文乃敏樹心所誠服以爲氣力當在廬陵震川之上也且序中所稱文派本近來風氣實然將來論者亦必援爲案據所以敏樹尤欲自别耳敏樹近於詩文俱罕有作惟見阮氏所編我　朝經解中有仁和翟灝四書考異因就加論辨自謂頗有得處是以破考據家之習弊而收其一二之功僅成學庸論語八卷適官中委辦捐輸而止俟成後當就正有道之前臨書神馳

吳南屏與梅伯言先生書。

敏樹再拜奉書伯言先生座前在都於項君几山所得見先生既乃因緣進謁遂蒙賜示大著文集伏而讀之皆若古人之作非今世之所有者於是乃知天下之文章固在於先生隨又得接侍一二次備聞指論覽及鄙作亦荷許與之言時方落第春官意思乃復軒起將歸而求之古人究竟其平生所欲爲者未敢自悲其不遇也因竊念前此嘗兩至都下身名孤寂不獲一覩海內大君子而奉教焉今乃得見先生謬平生萬幸而又自計南歸之日將長侍老母無宜復偕上計以數望左右之淸光故遂不自忖度冒以先人墓表爲請而先生則已幸而許之矣敢具述事行如狀伏惟矜憐而終惠賜之其爲感戴豈可涯量嘗試觀古今文章敘述之家所傳之人大抵歷官治行有關於

天下國家之故則銘志之作與史相參不可以或遺也至於窮賤幽隱之士而有聞於世者必談道著書其人爲學者所師否則多奇怪可喜之行及他技能殊特而人樂稱道之耳然近世人尤務名雖鄉里鄙夫苟其錢財足用而子孫能自達於搢紳者往往附飾虛美假寵於當世鉅人之文章而有識者觀之誠無以爲也夫既爲鄉里之恒人矣其生平行事不足爲鄉之子弟所仰法徒以氣力雄長閭伍之閒耳則及其死也固無流風餘思之存焉而何銘志之爲雖或有人焉苟爲之文辭其鄉之厠賤猶將笑之況欲僥倖於無窮者邪且夫文章之果有重於世者何以哉豈不以其中之存者其至誠之積也而求者掩飾以售欺應者牽率以塞諾何誠之與有則其於文也抑豈能以至於工耶抑今世之有述者其所爲善亦多有出於其鄉

人之所推舉其善或有迹而非出於欺者之爲然孔子惡鄉原者豈非不取其善也哉今之世有能竊鄉原之似必獲一鄉之譽而君子宜慎取焉若夫誠有善者則不然矣其有善如無善雖知其善不易知其所以善乃其鄉之賢者則知之矣其家人子孫觀於庭戶之閒則得之矣得而迹之不誇張不驚詭必有合於性情之所以然而深明文理者因而著之發揮幽潛震動耳目世皆服其爲言人莫不以興感夫是故其文可傳而其事足貴也今若斂樹不肖無狀誠不足以知其先人然先人之歿逮今二十年而斂樹當時年已二十有一矣懷棄養之痛追維行實以謂必得當世大賢爲之紀錄乃無憾耳抱闕至今未敢妄求於人今幸獲請於先生凡所爲狀固未敢有一言之欺以等高文而滋誹謗先生其亦多諒之也昔歐陽文忠表瀧

山連處士之墓處士誠賢人而聲光至今者以文之為也先人行義差不愧處士先生表而章之比於處士之遇歐固相似也里人毛西垣孝廉入都謹附書狀屬令面呈毛君下邑之俊才為詩甚有古風先生宏獎士類竝敢以聞臨書無任懇切遙仰之至

吳南屏與篠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叔功甫遺稾令更審存者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未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稾無幾而多汲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開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敘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辨而不果者

今安得不為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
之云術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
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為世所訴厲而
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后山而為之
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
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
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文以望溪接續明人
歸震川而為古文詞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
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
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
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
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
衰而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

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尚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遠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尚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盡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特卓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倘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

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譏時人之論稱劉姚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荊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敷廣敷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

宗派之說直爲誤人此文足以開拓學者心胸莊論姚氏未爲允當曾文正有致南屏書一通坿錄於此書云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併引並世文家次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

遠矣子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為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偽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斷其宗派之說而并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當可謂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姚氏為宗桐城為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閟惜昔睹貌畏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為命案所汙累至羅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為案據何不捐輸巨貲搞除大名亦一法也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真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

以退之著論白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
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為之
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閒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
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
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
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瀋與
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尙不逮今秋
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閎落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
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五六首奉呈
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淺無可驚喜一則
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閒適之味
惟希嚴繩而譏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
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

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歷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夫夏惠書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敝營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尚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尚親愛祇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眞意反遜於前將求一中行之道而從事又不可以遽幾蓋嘆然也

吳南屏與朱伯韓書。

在都日忽蒙高駕過問一來不值隨又再至私心驚怪以謂敏樹一都下寥落無聞譽之舉子耳閣下信一二謬妄稱譽之言何以不加考察設有此來然非閣下樂善之誠至有萬於尋常者亦何以及於此哉敏樹庸劣誠無所能

不當厚自欺飾以辱大君子特達之知然竊以謂當途之人但得數公如閣下者則可爲天下之上慶幸於此時也閣下今方執法行當柄用任國家莫大無窮之事以如是好善之心終持之而不改天下之士孰不願有效於閣下孟子所謂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者庶幾見之其爲利益豈獨在一世孤寒之士哉夫士窮居而寂處讀古人之書忽若有得於其心雖不得遭遇於時亦願觀覽海內交其一二賢豪相講論以其業而今之世非工奔走善交結者無以爲也敏樹嘗數至京師矣旣齟齬有司不得一當欲勉持一刺干謁當時聲譽之人則愁沮萬狀甘自晦匿而已閣下乃見收采而先禮之是以區區思自振勵將盡披其愚陋而求簡擇焉會閣下以監試事去而敏樹迫於出都不能以待則惘惘而歸歸而如有恨不能忘也夫閣下

所欲以其道假於一世者古之文也然古之文者豈爲其言語殊異特高於眾人之爲者哉自唐韓子文章復古始號稱古文至宋歐陽氏復修其業言古文者必以韓歐陽爲歸然二公者其持身立朝行義風節何如哉豈嘗有分毫畏避流俗不以古人自處者哉故得罪毀斥而不悔蒙謗集譏而不懼而文章之道故有浩然盛大者焉今閤下方爲言官而能不餒乎其氣益養而充之是閤下處韓歐之地用韓歐之道也而好爲韓歐之古文其究至於韓歐也豈遠哉夫文章之道主乎其氣氣竭矣雖欲強而張之不可得也氣誠不餒而盛矣雖欲強而抑之亦不可得也氣盛而用之其學與其才故其文莫高焉閤下以才學名天下又將以氣特聞如是而加之以好學則其爲道將不止於古文而敏樹有云者以閤下之以文與之也而云爾

抑猶有自許者焉始敏樹年二十時即有志於古文辭以他學用意不專十餘年來重以艱阻一兄一弟俱自亡逝獨侍老母身任俯仰之計鄉居地且僻陋毋有撰作讀者莫知其意況能相與勸勵期至於古人乎今年已四十渡落無成大者不望見用於時猶願發揮文字有傳於後何則其才之與學雖已薄陋而其矯厲自直之氣差欲不後於古人養而充之當有所至此其所以終報閣下者也前臨發間曾作五言一章未獲面呈歸途次新鄭訪歐陽之墓亦賦長句今並錄紙希賜觀覽同里毛西垣孝廉清雅之士為詩流麗奇宕乃非時輩所及閣下愛樂人善敢以為聞王少鶴邵位西二君希並致聲臨紙不宣

吳南屏京師寄家人書。

八月二十八日書與念謀兄弟知之在京師惟聞南中賊

勢甚急又聞人傳說秋禾旱傷日夕驚憂恐吾鄉里聞事即未可測得來信乃知吾近地被旱頗輕郡城駐軍防堵而鄉里安定如常然邇者賊遂由間道趨攻長沙此豈意料所及乎省城未知可保與否以勢言之何至遂破果遂破者天下事尚可為哉賊始自粵犯湖南衆不過數千官軍數萬大帥坐擁觀望不敢迎擊賊得旁逸橫出又聲言無殺害平民散鄉民防堵者之心所入州縣非力攻取之也直徑行莫之有阻耳官軍隨賊尾追以收復為名而因為淫掠者比比也南中來者言賊所過官軍嘗後之一兩日至則其地一空人畏官軍都不畏賊賊以故徑千里得至於此賊之用兵可謂狡而亦輕脫無慮甚矣彼其計慮間且以提兵大帥為何等人乎前程督走回長沙官吏必大懲創城中之人勢不得不同命共守而開縣中丞撥戮

姦謀殲盡鮑提督先到此差可恃者惟是官兵素驕惰怯戰所募勇丁尤難制御稍不得意慮反爲賊城事特未可知耳若賊遂破長沙岳郡防堵之師亦將望風駭散能禦而覆之湖中耶且賊又將由間道走平江通城而達武昌也雖然賊本衆故自無多不過糾呼邪黨以張聲勢亦是未經戰陳之徒攻城日久外援皆至勢必退竄此時有能兵者聚而殲之其隘東南數歲之禍可一朝息也然如此者豈所望於今之爲兵者哉直保城可冀耳能兒得毋尚在城中吾不爲憂疑必能自脫也近計與李次青偕歸既而熟思之歸須四十來日期賊得勢則湖湘道阻歸亦何爲否則無庸歸兼恐道路多虞以是中止次青亦未果行吾夜酒後發憤爲詩自遣閲及與人贈答相語以賊錄之爲嗚劍詞云吾今年正月初四日出門時豈意有此精事

耶噫

吳南屏答李香州書。

香州三兄足下見鄉試錄喜瀏士中式者多而宿好諸君皆不與又可惜也瀏中科名近來有日盛之勢後生初試動輒得之如吾香州好古多學乃不得與之並場屋如此久矣其無足怪也承惠手書滔滔千百言旨趣浩大不可以驟窮其於鄙人阿好過譽萬不敢當然不意香州何以勤勤切切至於如此豈非平昔深慕古人奇節偉行見時之人無似焉者乃如鄙人之迂拙亦以爲少能自異於俗而故深許之也嗟乎世之人無爲古人之所爲者其所不爲則必厭忌而共排之宜也若鄙人者既不能少有似於古人而又欲強自異於今人作一教官尙不免遭謗訕被彈射僅自逃避而去此獨可以終老鄉里幸全其身命而

止耳今乃欲復入京師以其童然垂白之老姿與羣少年爭進於春官此何爲哉香州既厚愛我又以他日非常之望見屬於我非聊用相戲云爾耶既以愧君又自笑也然所爲區區欲一行者非果自意其尚有用於世而然也又非不自知其不合於時之人而欲僥倖於一試也乎往時讀書頗喜用意一二所及欲上與古人議論相爲發明而又好爲詩古文辭文章源流上下得失之故差謂不迷於其心蓋京師者非獨功名富貴者之所走趨而學道藝術之家亦往往在焉如欲熟知其人攬其所長開從之馳騁筆墨之林以快吾意而發吾之才非久留與居遊則未可也若其終不偶於有司以罷而歸乃吾命也庸可易乎因香州愛我聊具言之他不悉

續古文辭類纂十一

贈序類一

朱梅崖送葉蔚文南歸序。

揚子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拘二者謂世爲之不知亦士之自爲也其肆焉者是能無失其爲貴也其拘焉者蓋自賤也孔子從七十人困陳蔡之郊受圍匡人撫琴以歌從者熙熙亦各得其志焉顏闔王斗紲世主之怒笑譃廣庭高揖而去幾於能自貴矣願其鼓傾危之言較量勢位之間陳義陿促而不能自容亦奚爲是拘拘也今通政雷先生服孔子遺言能自得其志余故樂觀其爲人嘗試之擾擾中憂虞雜乘人人自失者而其心不動退輒歎服謂是能不自賤其道者眞周之士也葉君蔚文以督學舉入太學三年其間有道路取縣令長如寄君固謝不往熙熙然擁書南歸將益求於是以自

放其志其亦闓通政之風而起者歟君方便道浙江謁通政故余序言相質以見士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其抑肆不繫乎時苟有志自爲者蓋無不得其所以爲士惜乎余僅能言之不能如君之善飾通政之志也

朱梅崖贈黃君序

書畫於技其最貴而難工者也然八體散於秦漢之間而考工記有績人攻五色之事虞書載舜曰朕欲觀古人之象作繪又曰彰施于五色畫之本末視書爲古夫技益古者品宜益貴而工益難昔之工書者稱鍾繇王羲之舊載繇得蔡邕書以指畫衾盡破而羲之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爲盡其不自慊於心與力求工於技若此不已專且一歟其古今稱之豈誣歟其亦有推此意於畫者歟黃君昇玉技於畫者也其急於其藝之工也其用心也恒惜惜焉

孑孑焉其致力也旦而晝日暮而晝燎僚所謂能推其意者非耶夫先王去世遠其埶未嘗絶於世待人之自求之然世之治藝文者衆矣殆未有如君之急其技者也然則君將遂盡形所觀之象以追古繪人之能以與書家之繇羲之埒盡全其技之最貴以有稱於後而又何難之足云仕琇業藝文而惰焉者也嘗欲師君專一之意以力其業而策其惰而不之克君今者辱在松谷仕琇喜得師焉因述書畫之說以爲君贈夫事有不相喻而假道通焉以精其業者昔之人固多有之惜也仕琇非其人也

先謙案松谷梅崖所居溪西之別業也見魯絜非所爲梅崖行狀

姚姬傳贈孔撝約假歸序

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後覆墜泯絶者不可勝

數獨孔子後嗣歷代有封爵進而益崇若聖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過曲阜孔氏無論新故必加敬愛如恐弗及豈孔子子孫人人賢哉尊慕者深則推及其遺體也遠吾因是知古封建世及之法當乎人心由之足以維繫後世畔散乖異之羣而使之不忍去其道亦猶是也　國家重德而尊師加禮聖裔與逾前代遠甚惟禮部會試糊名拔之孔氏試者雜於儔人之中欲加意而莫由於是有明數十年無孔氏舉進士則天下歉然前年春　恩科會試前衍聖公之孫孔君撝約與其從叔名繼涵皆得舉撝約又選入翰林天下不以爲孔氏榮而以爲　朝廷慶雖余固亦樂之也人情好惡殊異選舉雖至公未必人皆謂善若天下樂之因爲國獲得人之慶其於選舉之道不尤盡乎然吾聞士之自待與人之所以待已者不同撝約年僅二十

而有高才廣學而達志嚮爲古人而不溺於富貴然則其必不以人之所以樂之者自樂也傳曰莫知其苗之碩何也誠愛之深也余誠無狀然愛𢹂納之深殆未有若余者夫器莫大於不矜學莫善於自下害莫深乎侮物禍莫盛乎與天下爲親言忠信行篤敬本也博聞明辨末也今夫豫章松柏託乎平地枝柯上干青雲依於危磚岸崩根拔而絕土附之不足也以天下愛敬孔氏而加以𢹂納之賢未嘗不益重也愼其所以自附者而已今年春𢹂納以親疾假歸省焉其行也官於朝者皆眷然不欲離余乃別爲之說以贈

姚姬傳贈錢獻之序

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受儕偶怨怒嫉妬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道猶

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敝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閒空虛之談興以淸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猶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故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弊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已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

以博為量以闚隙攻難為功其甚者欲盡舍程朱而宗漢之士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甯非蔽與嘉定錢君獻之强識而精思為今士之魁傑余嘗以余意告之而不吾斥也雖然是猶居京師廛肆之閒也錢君將歸江南而適嶺表行數千里旁無朋友獨見高山大川喬木聞鳥獸之異鳴四顧天地之內寥乎芒乎於以俯思古聖人垂訓教世先其大者之意其於余論將益有合也哉

姚姬傳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閒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

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徧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旣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

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强著述不輟有衞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

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寄意深遠落墨最高

姚姬傳雄表貞節大姊六十壽序

周之西都多貴族而詩人嘗思詠其女子焉曰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女而有君子之德天下所得之以爲榮者也及尹氏爲太師兒刺家父而節南山作焉則併其親黨譏之曰瑣瑣姻亞夫一尹氏也而得其女者或以爲榮或以致譏豈非以所値賢不賢異哉故貴賤盛衰不足論惟賢者爲尊其於男女一也吾族夙有形家之說曰宜出貴女而爲吾族女實多賢豈待其富貴而後重邪余三從伯父爲張氏與吾族世姻其仕宦貴顯者固多姚氏壻也然余以嘉湖道布政副使賓生大姊適張君肩一爲萊州太守之

子太守之夫人吾姑也大姊之姊又吾妹也皆賢有可稱而大姊之遭最不幸十六而嫁能事公姑以爲有禮太守捐館舍肩一以憂致疾姊刲臂求以療之竟不起遺一孤女姊年才二十悲傷之甚損其一目自是上事姑下撫弱女閉門自守不妄見一客卒以夫弟子雍嗣教之成立有司請於朝而旌其閭焉吾嘗聞歸熙甫作顧文康之女壽序言其家隆盛能以豔陽桃李之年而有冰雪風霜之操吾姊雖不若彼出於宰相之門而父母及夫家皆典牧方州世承仕宦姊獨於其閒遭離荼苦執德秉節數十年其亦可謂君子之女無媿古之尹吉而其榮有逾六珈篳第者已萊州之喪吾姑恭人最儉謹持家有法姊能嗣姑之舊以保其業子女皆婚姚氏女嫁母姪子娶姑女幽然門庭之閒日浸以盛姊於是老而傳事蓋今茲年六十矣十

月上說賓其初度內外之族皆往慶之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母遺罹此以處常者言也若不幸遭值艱厄如吾姊其必如吾姊處之乃可以言無遺罹矣吾故引詩美刺之義爲壽豈獨以樂吾姊哉又使幼少者將聞吾言而知敬戒也

秦小峴贈邵秀才序

余監司浙西於諸生中得一人焉曰邵子懷粹余初未識邵子因其鄉潘侍御德園以識邵子侍御又爲余言邵子故■長洲彭進士尺木善侍御賢也進士又賢也以侍御與進士之賢而知邵子賢因侍御以識邵子而知邵子果賢也邵子少孤露能敬事其兄足不出里閈而行修於家爲善若不及言動一範於禮所爲詩古文詞欲追躡古作者而不屑苟同於世俗蓋邵子之賢如是顧余旣識邵子

毋樂雁就邵子而邵子乃落落然非招之來不肯至夫邵子非有干於余者也余亦非有私於邵子者也而邵子以道自閉卒守而不變余是以益賢邵子邵子困諸生中年四十無所試然於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皆能言之邵子雖無干於余而余不能無求於邵子也詩曰孑孑干旄在浚之郊又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余之賢固遠媿衛大夫而邵子其將何以告我也

張皋文送張文在分發甘肅序

古之所謂良有司者不待其莅政治民也觀其所以汲汲者則其於守也可知矣是故有躁進之心則必有趨勢之術有患貧之心則必有冒貨之漸雖有特達之才廉恥之念其入於勢利也猶靷之在項羈之在目而以就於麼雖欲自拔其足其勢固不得已嗚呼今之有志於吏道者鮮

矣今各省自州縣至丞尉謁吏部而出者歲數百餘人其人皆有司牧之責其間亦有知名義識廉恥者然吾觀其所以進爭尺寸之捷較出入之勢進退之機則未有不求熟者及其選而得官則譁然曰某地善某地惡得之者忻戚色然問其所以爲善惡者則非政之險易也非民之滔撓也曰某地官富曰某地官貧嗚呼士未莅官未治民而所汲汲者如此古之良有司其終不可見乎海鹽張文在强毅慷慨喜任俠然敦爲孝弟少舉於有司困不遂走京師供事　國史館積若干年以勤能例得府經歷又幾年史館移選人入吏部文在例得與而主者抑之不得選今年秋以貲入請試用分發得甘肅甘肅地邊瘠民窮官貧自長吏以下不能具輿馬士大夫宦者覩爲畏區而文在以磊落才抱負奇氣浮沉爲吏十餘年更偃蹇摧困始得

一官而當遠絕西徼家又甚貧雖相知者皆爲文在不樂而文在處之晏然且曰吾聞甘肅民樸而政簡長官無奔走賓客無繇役此眞吾所樂者君子於是知文在之賢其不躁進也其不患貧也其有守也他日莅政治民其爲良有司也無惑焉於其行序以送之

梅伯言贈孫秋士序。。。

爲名公子貴介弟而無官於朝無迹於場屋斗室中課六七童子十餘年主者不易姓往來不過一二士詩一卷紙墨瘠昧讀者卷舌滯口而不可捨去做衣冠獨行市中蹣爛古書外不市他物居近正陽門不二三里目不見朝報一字不知何者爲今日時事達官要人蓋古之山林枯槁之士無過於孫先生者而今於京師中遇之亦異矣韓昌黎言居京師八九年不知當時何能自處夫士至京師不

可居困矣然因有至非京師無可居如先生者爲愈奇耳吾觀東方曼倩及揚子雲皆非嗜祿利者其居長安中甚落拓矣亦卒不捨去豈古今人之遇或同與二子在當時雖其遭遇若此後之好事者或傳其書寫放其皃忻慕笑抃而欲從遊則以吾所言如先生其人者後人好事者見之有不欲傳其書寫放其皃而欲從之遊者乎有不忻慕笑抃而忘其爲落拓於當世者乎太史公班固書屢言長安諸公貴人皆不出其名氏以其人日異月新不勝識也然則有名氏如二子者落拓亦何負於人哉曾亮交先生十餘年今先生年六十矣乃述其行之似古人者以爲贈以見壽莫壽於使後世知我爲古人也

自菴先生日有古趣絕似昌黎雜作

倣伯言贈余小坡之任雅州序。。

道光元年余初遊京師一時交遊多好古博洽之士意氣相得甚歡後十餘年又來京師其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或志趣始同而終異者有之以十餘人之多而雲卷波徙遂無復有一人存者慨然自以爲無復朋友聚處之樂矣久之得交陳君藝叔朱君伯韓吳君子敘又因伯韓得交小坡及馮君魯川王君少鶴其志趣同而不常合并者又有人焉要皆雄俊之士不妄與可於人者也余初識小坡其貌甚落落久而情益親議論益同其有所作余未嘗不以爲工而於余文所可否未嘗不與我同其意也蓋自六七年以來余與數君子游處之適文酒諷議之歡曠乎澹而不流肆於言而不歧莊莊乎其相推儻然而無所隨雖昔之意相合者其樂蓋無如今日之盛而數君子外增一二人焉而亦不可得則甚矣友之難而斯樂之不可悤也今

歲二月小坡以　覲命由戶部郎中出守雅州同遊者甚餞其行而又惜其去也嗟夫樂其留而不樂其去者孰有甚於余者乎又孰有甚於小坡與余者乎然其如小坡何哉避外而惡難政不得試乎民祿不得贍乎親豈士君子之所以自處者乎豈朋友望於所親厚者乎又豈吾友所以自慰其親戚父兄者乎吾且於其行何哉然則自今以往諸君子皆有不能久聚於茲者孰先去乎孰後處乎其終離乎其復合乎余其脩然於四虛之途而去人日遠也夫

梅伯言送張梧岡序

法之正千古不易而用法之術今古不同古爲令者百里之內刑政自專之通經術習名法者得自辟爲曹掾遂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鄉老亭長分其職而上獨一

太守仰其成其權專其勢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終漢之世循吏不過數人而多以鷹擊毛鷙為治此無他威生於易行權便於獨斷法不足以治人人失而法隨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後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備員而已而有六七級之上官遞臨其上士分於學而官師不相兼兵分於營而文武不相屬所指揮獨有胥吏皆恒產世業自為授受非官所得專上下之情途人無以異其權分其勢格雖武健恣睢之人不得顯肆其暴此制之所為得也然人不足以勝法及法敝而人亦隨之其有能執法以安民者則今之循吏也然則若之何而歎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賢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絕於世也然則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

吾因而爲吾用執法者亦善其術焉而已吾友張子梧岡謂選得仁化邑將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輕宜克以剛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爲剛哉不善其術而有意於剛又非所云能執法者矣昔人論書謂結字今古不同而執筆千古不易法亦猶是也梧岡賢者而深於書則於是必能推而合之

梅伯言送韓珠船序。

國家暢威德西北控數萬里而東南極海所界蕃國胡賈及市易罔有不恭動靜作息覗我頤指惟英吉利以醜夷顢頇居西海陬芒不知中國廣大耆利昧生死越國萬里踔一舸環叩海疆作言求市嘗恐民吏邊疆吏將以闌入邊關罪罪之當也　天子獨察其胡賈行無遠識含養以禽獸士芥不以生喜怒褻我兵械一使其言塞事阻遷延

御退常以無事夫夷情之强弱馴暴惟家南海久與爲市者習之深苟其有利害也必先受惟能言者不能知能知者不能言信於士大夫之耳則懸隔漫度妄生形聲亦其宜也吾友韓珠船侍御胸臆高遠當官有聲一旦乞假歸定省於南海交遊之士皆祝君之壽其親而來　朝疾也昔合河孫文定公嘗徒步遊東南山水數千里風俗人事政教之所宜履行周咨故後所建議深植治體今君之歸其道遂皆文定故所遊處而背復舊貫覩昔賢蕆深吾尤願其登之　朝而爲　天子獻也夫風俗人事政教之善弊然否是　朝廷所待言於諫官者也區區一醜夷之情狀誠不足以設心然知之而能言之者莫君若矣吾將詢於其來以解羣惑書以志之

梅伯言送周石生序

爲言官於朝廷求言如不及之時奮白筆書盈尺之紙爲
國家陳民俗所急及封疆郡縣吏能否得失之所宜朝入
而夕報可所言非則天下受其病即所言當而天子爲之
發信臣封密詔官驅吏奔往返萬餘里自畿輔及山海下
縣惴惴然不知雷霆斧鉞之所向其關於人心輕重如此
非出公忘私盡埽刮同異恩怨屏置城府外不足稱朝廷
委任寄耳目之意即出於公無私而不能遠覽情事洞合
內外一旦投身事中地親勢迫逢變不得如意料始喟然
歎立言之不可易雖賢者亦往往有是吾友石生自㓜同
書硯識其性情今數十年無少變異忠恕純白文圓質方
不激不隨故爲言官者今四年矣所建白皆益事誠功不
屑矜懻中傷及斷爛無情實之言塞言責以自快　天子
嘉之特授爲蘭州道封疆之任兆其基焉而君夷然戒然

無稍喜戚於其心蓋昔所見之言者今且自實之故有深念而無夸容而君之言事也必度之已所能爲與不能爲故有定心而無驚色公之屬也明之充也以行政庇民討有餘矣君將行告曾亮曰贈必以言乃書君所能於前者以徵其後

梅伯言贈林侍郎序

國家歲漕東南粟以給京師而江蘇供其半水運道四千里夫役平價關津轉搬費運官及丁皆取給州縣吏吏不能給則取贏於民田之兩稅取贏不可以正告也則視民之强弱爲取之薄厚而單戶益重困又不幸風雨收穫之不時官民望空而責漕者益急乃假貸息錢及所主守乾沒以集事故州縣吏失足一蹉跌沒齒不振卽不若是歲暮漕事起皆懷冰卧薪惴不自保民事一切修廢利害孰

可緩急輕重漫不敢嘗問春氣動糧舟畢行始僚友相賀勞得保符印幸今歲無事故漕事之病於吏治者往往有是惟明哲公溥禮國之重臣深權密幾調陰劑陽使官不病民漕不病官皆優游寬舒應務有餘然後能勤民急公豐財利衆禮俗達而政教成中丞林公之巡撫江蘇也時則九十月交寶穡將薦報災過期而下鴻自天漂我中田渾渾泡泡穀沈穗漂田吏悼心官吏友氣公乃破成例告災請減漕數其書深婉震動蓋陸忠宣蘇文忠之論事再見於唐宋之後是豈務囂不為名高哉下不可病民上不可病官搉權濟於一時而不敢耗國家豐豫之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故能上動天鑒下蘇民生官清吏安家老甘寢連年以來嘉生順成風息不災貨商流販疵厲寢伏人知公撫吳之勤休聲美實洋溢羨衍而豈知勞身焦

思獨遲於衆人所不見者哉道光十七年春公朝於京禮成將歸三吳之士大夫莫不進謁於門某以部民後進得望見顏色輒宣盛德以為覲歸之獻

馮魯川送朱伯韓序。

國家懲明之弊制士大夫居鄉者不得預公事諸生不得上書言時政得失故今之號為鄉紳者莫能以威福暴鄉里而勢既處於積輕一旦有事欲出其身為桑梓捍災患官吏皆得掣其肘而莫能以有為軍興以來勸捐勸賑所在皆是官吏不能得之於民則使鄉紳任之富商大賈甯賄胥役自免而不顧公家之急鄉紳任其事者寬假之則官吏怒其不我助操之蹙則其里之富人皆仇視之故士大夫居鄉者在今日尤難其膺　朝命司團練者提空名於官民之間則所處愈益難非其立朝大節有以深服乎

官吏之心而謹行信於鄉里者莫敢出任事强任焉亦無不僨敗者吾友宋君伯魯道光中官御史以直著稱與蘇君賡堂陳君頌南號三御史既而各謝病去今　皇上初元三御史皆召而君以居母憂未及赴未幾而粵事棘大吏素知君虛心任之君亦不以避嫌自便佐城守再閱月驅不習戰之民無餉之卒與必死之賊爭一旦之命桂林卒完　天子嘉其功以道員用　賜花翎余初識君在戊戌己亥間時海內無事兩人居並門日相從談文字甚樂也丁未歲君歸粵比乙卯君以謁選再入都余方居憂里門丁巳服闋至京復得相見蓋與君遊處十年別亦十年君詩文益工意氣不減曩時而鬚髮白矣問其在粵守城事笑不答今年春君以貲用竭將出都又當與余別余與君相知以心不以迹近遠離別之感無足言者獨以君官

京師所樹立如此此居鄉任事之難且效如此天子所以襃賞之如此而乃需次兩年不補一官而今且將去京師而爲客也是孰使之然哉是孰使之然哉